

华东戏剧丛刊



薈 剧

碧水赞

湯 印 光 等 編 剧
福建省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剧目

3679

华东戏剧丛刊



剧 薈

碧水赞

湯 印 光 等 編 劇
福建省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剧目

3679

內 容 提 要

一九六三年春天，福建龙海县遭到了百年未有的大旱。县委为夺取全县丰收，决定在溪东村口，堵截九龙江，引水灌溉下游受旱地区。可是，堵了江，溪东大队的庄稼却要受到水淹。这样，就展开了一场大局与小局、集体与个人的矛盾斗争。溪东大队的贫下中农和广大社员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发扬了“丢卒保车”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毅然堵江以保大局。在下游受旱地区得救以后，县委又组织了支援大军，帮助溪东保“卒”，结果取得了“保车又保卒”的胜利。龙海全县终于出现了旱年大丰收的奇迹。

统一书号 10077·1137

定价(八) 0.24元

碧 水 贊 [鄉 剧]

湯 印 光 等 編 剧

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

上 海 永 嘉 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

1965 年 4 月第 1 版

196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 9/16 插页 1

字数 46,000

上 海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上 海 发 行 所 发 行



CAD 01/95





福建省戏曲现代戏汇报演出团演出剧照

人 物

溪东大队方面:

张克坚 三十多岁,溪东大队党支部书记。

郑振田 三十多岁,大队长、党支部委员。

阿龙伯 五十多岁,党员,贫下中农委员会主任。

许英 五十多岁,郑振田的母亲,贫农积极分子。

郑阿生 二十八岁,贫农,第五生产队队长。

进财 四十岁左右,富裕中农。

三角 四十岁,进财之妻。

刺花 十九岁,进财的女儿,共青团员。

男女社员若干人

峨山大队方面:

秀凤 二十七八岁,队长,共产党员。

盼水伯 六十岁,贫农,秀凤的父亲。

仁德 四十多岁,富裕中农,溪东大队三角的哥哥。

男女社员若干人

王书记 四十多岁,龙海县委书记。

小刘 通讯员。

收购员 二十五岁,薌江粮站收购员。

第一場

時 間 一九六三年元宵。

地 點 龍海縣沿海旱區峨山大隊的村頭路口。

布 景 晴空萬里，渠無滴水，田土龜裂，小麥枯黃。遠處，海水蕩着碧波，白帆點點，正和这里的大旱景象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幕前歌：

年年元宵春日嬌，

今年元宵似火燎。

峨山社員不低頭，

就用那沖天的干劲慶元宵。

〔在歌聲中幕開，秀鳳、盼水伯和峨山大隊社員們挑水過場。

眾 （唱）水渠無水就挖井，

近處無水遠處挑；

就是天邊銀河水，

也要取来灌秧苗。

秀 凤 (唱)若問这干劲哪里来呀?

众 (唱)为夺龙海千斤县,

增产信心不动摇。

〔众社員过场下。〕

〔仁德拿着一个水桶,送进财上。〕

进 财 大舅,不用送了。

仁 德 妹夫,本該留你过节,只是我們这里……你看,
旱了一百多天,連煮飯的水都发咸了!

进 财 是呀!大舅。照我看,这抗旱已經象猴子爬上
旗杆尾^①了,还是听我的話沒錯。

(唱)自古道,起台风好搶荔枝,

冬尾薯薯貴过冬头米;

我劝你,看見魚群就撒网,

可不要,春汛过后才想捕黄花魚。

仁 德 这……

进 财 哎呀,大舅,这件事你就別再三心两意了。反
正,咱囤的也不过是三五担谷子,要是有个三长
两短的,咱分掉自家吃也行嘛!

仁 德 嘻嘻,那就拜托妹夫了。(拿錢給进财)

进 财 (接錢)放心,放心!一切我都会办得清清楚楚,
到那时,你就等着拿錢就是罗。(欲下)

① 猴子爬上旗杆尾——意即到頂了。

仁 德 (看见树旁的背包、斗笠) 噯，这是誰的背包、斗笠放在这儿？

进 财 (近前一看) 哎呀！这不是我們溪东大队张書記的嗎？他怎么到这儿来啦？

仁 德 妹夫，你怎么认得？

进 财 他这背包和斗笠，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呀。你看！（拿起斗笠指着上面的字）

仁 德 “革命到底”！

进 财 我們的書記呀，真不简单呵！

(唱) 次等棉，他会紡成上等紗，

狗屎田，他会种出状元麦。

他不抽烟来不喝酒，

倒关心社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他领导生产好比騎着千里马，

溪东产量年年加。

一百条好他占九十九，

只有一条比較差……

仁 德 什么？

进 财 (唱) 要不是对“小自由”管得紧呀，

倒是个难得的好当家。

仁 德 那，你可要小心！

进 财 是呀！我得走了，要是碰上他，可就麻烦罗！

(下)

仁 德 妹夫，(招手) 走好！

〔盼水伯喊着“仁德，仁德！”上。

盼水伯 哎呀，怎么拿一只水桶，一拿就是半天！

仁 德 嘻嘻，跟我的亲戚多说了两句话。盼水伯，挖到水没有？

盼水伯 已经挖到了。快，去吊一桶起来尝尝看。

〔仁德下。

盼水伯 （有所发现地）呀，麦田里是什么人？怎么在拔麦子！（急下，拉张克坚上。张克坚手里抓一把麦子）

（唱）你别看这麦子枯零零，

株株都是我们的生命根。

你却随便来糟蹋，

究竟你存的是什么心？

张克坚 （平静地解释）老阿伯，我哪敢糟蹋麦子。

盼水伯 （指张克坚手上的麦子）不敢糟蹋？那是什么？

〔秀凤提一桶水和社员上。

秀 凤 什么事？什么事？（见张克坚）是你呀，阿坚同志！

张克坚 秀凤同志！

盼水伯 他是……

秀 凤 爹，你不认识？他是溪东大队的支部书记，张克坚同志。阿坚同志，县党代会开完了？

张克坚 还未结束，我是有任务先走一步，特地来你们这里看看。你们抗旱的劲头可不小呀！

秀 凤 是呀，常言讲得好：“順天难得半口飯，抗天能爭万担粮！”

社 員 我們連吃奶的劲也拼出来了！

盼水伯 可是，这几天打出来的都是咸水。（指着水桶）你看！

张克坚 咸水？（尝了一口）嗯，又咸又涩！这样說来，你們連吃水都……

秀 凤 是呀，連吃水都成問題了！

盼水伯 要是县委在南溪建設的电力排灌站建成了，那就好了，可是现在才动工不久，赶不及了。

秀 凤 阿坚同志，你們溪东怎么样？

张克坚 我們处在九龙江边，只怕涝，不怕旱。

社 員 嗨，要是我們也处在九龙江边，那該多好呀！

张克坚 你們別急，现在县委已經提出号召：“九龙江有水不算旱！”

盼水伯 哎，九龙江离这里有四十里，只怕远水救不了近火。

张克坚 现在就是要用远水救近火。党代会已經决定堵江！

众 堵江？

张克坚 对！就在我們溪东村口，筑起拦河坝，将江水引入九十九灣，灌溉龙海平原。

秀 凤 这話当真？

张克坚 一点也不假，县委王書記已勘察好了地形。

秀 凤 这下可好啦，觉的决定真英明呀！

(唱)若得清清龙江水，

峨山一定解旱情，

众 (接唱)解旱情。

秀 凤 (唱)若得清清龙江水，

包管峨山一片青，

众 (接唱)一片青。

秀 凤 (唱)若得清清龙江水，

丰收不由天来只由人。

众 (接唱)只由人！(欢腾)

张克坚 来，你们来看！（招呼大家到一旁，比划如何堵江）

盼水伯 哎，想你们溪东多数是低水田，要是堵江，你们的田地岂不是要淹了？

张克坚 是呀，我们堤外三百亩田，都得受淹。

盼水伯 这就难了！

(唱)从来人养田来田养人，

种子落土望丰收。

如今你们粮食将到手，

怎忍淹田把粮丢？

张克坚 老阿伯呀！

(唱)人民公社一家亲，

溪东、峨山心连心。

莫说只淹三百亩，

千斤重担也担承。

秀 凤 （拉张克坚到一旁）阿坚同志，你们队里干部、社员能答应？

张克坚 当然呀！

（唱）手指伸出有长短，

人的觉悟有高低。

为开乡亲“心上锁”，

特来峨山借钥匙。

秀 凤 借钥匙？

张克坚 是呀！喏，你看！（拿出从田里拔起的枯干麦子）

盼水伯 呵，原来是这样。错怪！错怪！

张克坚 （取下背着的水壶）我还要向你们讨一壶咸水呢！

秀 凤 你还要咸水？

张克坚 是呀！让我们溪东喝惯甜水的社员们尝一尝！

秀 凤 噢！（倒水）

——幕落

第 二 场

时 間 同上场。

〔幕后合唱：

正月元宵春日娇，

溪东水足肥不少。

〔二道幕前，溪东大队田边路口。

〔阿龙伯、郑阿生各领一队溪东社员挑肥上。

众 (唱)火旺还须勤添柴，
就用那冲天干劲庆元宵。

阿龙伯 (唱)若问这干劲哪里来呀？

众 (唱)为夺龙海千斤县，
单产、总产争“双超”。

阿龙伯 阿生，你们还没有收工呀？

郑阿生 阿龙伯，你们不也还没有收工吗？

刺 花 你看，你看！大队长也还没有收工。

阿龙伯 振田哪，他总是“先落船，后起岸”。噢，阿生，我們还要跟你摆摆擂台哩！

郑阿生 摆擂台？摆象棋擂台我认輸，可摆这个呀，（指肩上的肥担）还怕你嗎？

阿龙伯 那就試試看罗。

〔郑阿生、阿龙伯分头領众挑肥下。

〔郑振田扛鋤头上。

郑振田 （唱）正月里，好春光，
社員个个追肥忙。
喜看那麦子丛丛鉞头大，
丘丘青青爱煞人。
春风吹起千层浪，
堤外堤内麦花香。
一天十遍看不厌，
愈看心头愈輕松。
要是再加一把力，
亩亩高产不为难。

〔郑阿生、刺花挑空担上。

刺 花 振田！

郑振田 阿生，刺花，大家情緒怎么样？

郑阿生 嘿，情緒很高。你看我們堤外这片小麦多好呀！

郑振田 你且慢高兴。我問你，你們晚种小麦一亩泼了多少水肥？

郑阿生 五担。

郑振田 嘿！你这家伙，吃面还怕給面噙着？阿龙伯那队，一亩就泼了十担！

郑阿生 十担？！

郑振田 下游旱情严重，我們还得加把劲，爭取多超产，支援旱区。

刺花 对！支援旱区，人人有責。咱也再泼五担！

郑阿生 好，走！

郑振田 阿生，今日是元宵，早些收工呀！

郑阿生 知道罗！（与刺花同下）

郑振田 （唱）开春形势好无比，
你追我赶干劲冲天。

今年紅旗丢不了，

好比三个指头捉螃蟹。

咦，阿坚今日来电话，說县委有重要决定，今天要赶回来传达。时间不早了，我到车站去看看。

（下）

〔二道幕开：郑振田家与进财家迎门相对。

进财、三角搬最后一袋谷子进屋。許英上。

三角复出与許英分別点燃门上的五角紅灯和鯉鱼灯。

許英 （唱）紅灯高照万家明，

三角 （唱）“鯉鱼吐珠”喜盈盈。

許英 （唱）跃进声中过元宵，

三 角 (唱)“吉庆有余”满门庭。

〔郑振田上。〕

郑振田 媽!

許 英 回来啦! (替郑振田掸掉衣上的灰尘)不是說要請阿坚来过元宵嗎?

郑振田 末班车已过了,今天恐怕不会回来了。

〔进财从屋內出。許英端水給郑振田洗脸。〕

三 角 (粗声大气地)进财,你今天买了这些谷子……

进 财 唉! 你这破杈竹篙,可不能乱說呀,就是咱們女囡^①,也不能让她知道!

〔刺花上。〕

刺 花 阿爹,你回来啦?

进 财 刺花,收工了? 你猜爹跟你买什么东西回来?

刺 花 鋼笔?

进 财 (摇头)……

刺 花 筆記簿?

进 财 (摇头,从竹篾里拿出小紙包)喏,你看!

刺 花 是塑料发夹? 也好,晚上演戏刚好用上。爹,晚上去看我們演戏。

三 角 好了,快吃元宵吧。

許 英 飯菜快凉了,你就先吃吧。

〔郑阿生上。〕

① 女囡——女儿。